

歐洲右派恐怖攻擊與民粹主義

The Terror Attack and Populism of Right Wing in Europe

林子立

東海大學政治系

壹、前言

911 襲擊事件發生後，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進行了反恐戰爭，這三場戰爭雖然很艱辛的減少了恐怖分子佔領的土地，但是既諷刺且不幸的是，在耗盡龐大金額與無數軍人的性命後，卻大幅增加了恐怖主義網路資訊的力道與數量。¹伊斯蘭聖戰士的恐怖主義不因基督教世界反擊而消失殆盡，反而爭取到許多激進年輕人的加入與資金的奉獻，換句話說，在全球反恐這場不對稱的戰爭，極端的聖戰士並沒有輸。在社群媒體發達的情況下，恐怖主義激勵成千上萬的狂熱分子，運用自製的炸彈，槍支，卡車，甚至刀子威嚇許多國家。發人省思的是，相較於美國政府巨額的反恐經費，伊斯蘭的恐怖份子所擁有的資源相對上是非常貧乏，不僅如此，他們還成功的激起了兩個宗教的對抗，這也是當初賓拉登發動 911 恐怖攻擊想要達成的目的之一。

發生在歐洲的恐怖主義活動，並不是只有伊斯蘭聖戰士的恐怖

¹ Jacob Aasland Ravndal, "Right-Wing Terrorism and Violence in Western Europe: Introducing the RTV Dataset,"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10:3(2013), pp.2-5.

攻擊，歐洲刑警組織指出，還有右派（Right-Wing Terrorism）、左派與無政府主義（Left-Wing and Anarchist Terrorism）、民族主義和分裂主義（Ethno-Nationalist and Separatist Terrorism）與單一議題恐怖主義（Single-Issue Terrorism）等。²其中，本文所關注的是，發動恐怖攻擊的極右派極端團體在國家與國際間的擴張，表層原因是否由於對伊斯蘭聖戰士層出不窮的恐怖攻擊與對回教徒難民的恐懼，從而引發的的焦慮，也就是擔心歐洲社會的伊斯蘭化。再者，深層原因則是因為歐債危機後進一步深化歐洲社會的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社會弱勢階層的年輕人更容易走向極端化，以暴力實現自以為是的正義。

誠然，恐怖攻擊的擴散與變化是對全球民主與價值的威脅，它同時兼具全球性與在地性，不僅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甚至破壞了國家的安全。民主國家受到的威脅的嚴重性大於威權國家，原因在於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加速對外來族群所形成融合問題的負面渲染。由於聖戰士的恐怖攻擊，加上大量伊斯蘭難民湧入歐洲，透過現代社群媒體，不正確的資訊傳遞到大量民眾手上，非常容易匯聚成輿論壓力，使得極右派份子容易滋長排外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發酵成為民粹而仇外的情緒，極容易產生對伊斯蘭族群的暴力攻擊。簡言之，極右派團體或少數孤狼式的恐攻，其造成對社會的殺傷力比過去伊斯蘭恐攻來的嚴峻，主要就是暴力是完全違背過去幾十年來歐美社會所宣揚的愛與包容，自由而多元。極右派暴力型的恐怖攻擊，正是當代的民粹主義鼓吹仇外所產生風起雲湧的效果，以暴制暴的方式，完全違背了歐盟建立的精神與價值。

² TESAT, *European Union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2018.

為了探究當前恐怖主義蔓延與民粹主義的關係，本文從兩個部分著手。第一，從 2004 年馬德里恐怖攻擊開始，伊斯蘭聖戰士發動的恐怖攻擊席捲整個歐洲。儘管 2019 年 3 月 23 日，ISIS 實體控制的最後據點、位於敘利亞伊拉克的邊境小鎮巴古斯（Baghuz）被敘利亞民主力量攻破，其成員仍然有能力在斯里蘭卡發動恐怖攻。³歷經近 20 年的全球反恐戰爭成效有限，引發的核心問題在於，無法緩解的伊斯蘭恐攻是否助長了歐洲的民粹主義的不斷上升？第二，民粹主義當道之後是否促成恐怖主義發生擴散與改變，使得右派極端份子成為另一種恐怖攻擊的來源，最終造成社會對立與死傷研究，影響民主的價值。

21 世紀的今日是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融合，任何發生在歐美的事件，在其他國家必然會有類似的經驗，特別是那些物質化與科技化相當的國家。北美、歐洲各國、澳大利亞與紐西蘭，都深受極右派恐怖攻擊的傷害，顯見右派極端主義恐怖攻擊在全球的擴張性，對內造成社會恐慌與族群衝突，摧毀人民對社會的信任；對外造成各國民粹風潮更盛，引發更多宗教之間的仇恨，形成國內之間的仇恨犯罪。為推究其根本，本文從極右派團體的崛起探討民粹主義的角色，試圖釐清彼此之間的關聯與影響。

貳、歐洲極右派團體的崛起

歐盟負責安全的執委會專員 Sir Julian Kin 強調，自從 2017 年以來，右派極端團體威脅不斷上升，而且遍及大多數的歐洲國家，這些團體傾向於使用暴力手段達成政治目的。⁴與伊斯蘭恐怖攻擊最大

³ Charlie Winter, Aymenn Jawad al-Tamimi (APR 27, 2019) "ISIS Relaunches as a Global Platform," *the Atlantic*.

⁴ Europol (20 June 2018) Terrorist Threat in the EU Remains High Despite the Decline of

不同的地方在於，極右派恐怖攻擊多屬於孤狼式，而非伊斯蘭教普遍採取的有組織方法。除此之外，歐洲媒體習慣將這些極右派人士視為「犯罪」而非「恐攻」，媒體關注時間性較為短暫，社會大眾對其關注也就相對較少。在組織上，呈現分散而擁有各種形式，既有民族社會主義偏好，也有新納粹團體。這些團體各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從對既有政治精英的譴責，也有反歐盟與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當然，反對歐盟的難民政策、移民、少數族群，特定的宗教像是猶太教與回教，則是他們的最大公約數。由此觀之，這些極右派與民粹主義最大的公約數，就是排外，他們眼中的外來族群，就成為兩者之間共同敵人。

這些極右派團體遍佈歐盟各個會員國，從捷克、比利時、葡萄牙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換言之，他們的支持者打破過去歐洲地理上的藩籬，且不論新歐洲與老歐洲。他們會公開的鼓吹民粹的觀點，使他們能夠被社會所接受，目的在於希望民粹政黨能夠採取極右派團體的部分觀點。最重要的是能夠驅動社會接納這種極端觀點，即是在對於「西方世界伊斯蘭化」的恐懼。這種恐懼來自在歐洲城市發動恐怖攻擊的是土生土長的阿拉伯裔歐洲人，突顯出歐洲社會接納許回教徒移民卻無法將他們融入自己的基督教社會。

2016年4月9日，震驚世界的比利時布魯塞爾恐怖攻擊，同時攻擊機場與捷運站（Maelbeek metro station）的主謀就是出生於比利時的摩洛哥裔人，造成32人死亡，300多人受傷。隔年，就有反伊斯蘭團體以紀念此一不幸事件為由，舉行紀念會並極力鼓吹反伊斯蘭。在英吉利海峽另一端的英國也有相似的現象，很多極端右派團體在回教徒居住地區舉行示威遊行，甚至以合法組織的集會與音樂

活動，公開鼓動排外。尤有甚者，針對尋求政治庇護與難民的臨時性收容所，舉行示威遊行的活動也屢見不鮮。這些活動很自然的刺激與加大種族仇恨與騷動。在此同時，媒體不斷強化難民與恐怖份子所犯下的性侵與社會犯罪案件，也助長了民粹力量與右派團體對外仇恨的正當性。

德國是帶著贖罪與勞動需求而接納最多難民的歐盟成員國，也難逃民粹主義的強力反對，高舉反難民的另類選擇黨在近年的選舉支持度不斷上揚，又是一個排外、右派與民粹的三重結合。反應到真實生活的影響，2017年8月，2位36歲德國公民因準備犯下暴力攻擊被捕，原因是他們認為德國的難民政策是錯誤的，並且擔心國家秩序因難民而崩解。類似的案件在德國層出不窮，民粹政黨獲得越高的選票支持，極右團體就越認為自己的正當性越高。老歐洲如此，新歐洲也無法免疫於極右派團體的蔓延。像斯洛伐克或是匈牙利這些中東歐國家，因為人口不多對外來族群更是敏感，更是無法避免右派極端團體與民粹主義的結合。

尤有甚者，這些極右團體更加發展國際連結。

以比利時為首，連結保加利亞、德國、波蘭、俄羅斯、美國與奧地利。名為「Save and Rescue」任務，目的不是要救海上難民，而是要阻止非政府組織的船隻救援海上難民。⁵反難民的行動不僅是極右份子的目標，也受到其他非右派民眾支持，許多來自比利時、捷克、德國、匈牙利與波蘭的支持者也紛紛參加斯洛伐克主辦的反移民活動。此類族群上的衝突民粹畫的結果，自然無法獲得政府的支持，逐漸走上與非法幫派的連結，像是飛車黨、武器與毒品販子等等。影響所及，這些普遍的民粹化的極右派團體，彷彿利用民粹的

⁵ TESAT (2018), *ibid*, p. 52.

正當性借殼上市，正一步步將歐洲帶入更深一層的宗教與民族的衝突。因此，本文的下一部分，探究民粹主義的本質，藉以探究恐怖主義由伊斯蘭往極右派的發展與蔓延。

參、民粹主義促進右派恐怖主義的蔓延

極右派崛起以及他們所標榜的反移民，這股仇外力量蔓延了整個歐盟，使得歐洲社會陷入另一種動盪與仇恨犯罪的增加。移入歐盟的人，不論是移民還難民，對歐洲原本普遍有一種可以得更美好生活的願景。然而過去幾十年來，不僅沒有得到歐盟所宣揚的尊重基本人權，連像是「多元與寬容」的歐洲的核心價值觀，不論在歐洲基層民眾或是外來移民與難民的眼中，都成了可笑的口號。這個現象的背後，其實有嚴肅的經濟議題。簡言之，移民的政策並不是 21 世紀的新產物，為什麼到 2010 年以後變得如此嚴重？這當然與 2009 年歐債危機有關，歐盟國家的經濟遭受打擊後，歐盟與德國政府要求各會員國採取擰節政策，造成社會福利政策大幅縮水，傷害了經濟弱勢族群的生活基礎，社會累積許多不滿與怨恨，更使得極右派政客成功的將錯誤的政策怪罪歐盟與移民。當歐美國家經濟發展不斷上升時，還能夠用包容與多元政策加以解決移民與少數民族融入的問題，可是歐債危機使得中下階層的人民受到雙重打擊：因為經濟衰退而失業，失業後又因擰節政策，而使生活無以為繼。在此同時，與不斷湧的難民，就成了最佳的代罪羔羊。

從歷史上來看，移民、民粹主義與恐怖主義一直都是常態，普遍存在於人類的歷史進程當中，但像 2010 年代，三個議題交織一起對這個世界造成天翻地覆的影響卻少見。探究民粹主義的定義，可以梳理出背後的意涵。Mény 和 Surel 主張，民粹主義是將人民視為

國家中最重要的成分，並將特定團體排除在外，例如像是精英與移民。再者，民粹主義者主張人民已經被濫用權力與貪污的精英所背叛；最後，民粹主義者要求人民至上原則必須恢復。⁶從這個定義可知，民粹主義將自己與精英與移民切割開來並站在對立面，並竭盡所能將移民污名化，並連結到犯罪並造成社會安全的威脅。⁷

Kitschel 認為，民粹主義主要是表達對現有組織化的大批菁英政治中介者模式的不滿，希望推翻政治中介、反對菁英，讓人民自己發聲。⁸Betz 則認為：激進的右派政黨已經衍生出很多吸引力，有能力推銷自己作為普通人的擁護者。⁹由這兩個界定，可以發現民粹政治人物一再操作移民與難民此類外來者是威脅的議題，作為反對政府的動能，從而給右派極端團體走上暴力途徑的一個正當性。民粹政客利用大眾對外來者的疑懼，直接利用社群媒體訴諸民意，以排斥「非我族類」。

事實上，不論難民還是移民，其行動乃是人類求生存本能，沒有人類遷徙就沒有當代的人類社會發展。儘管現代國家用邊界管制將移民限制在邊境之外，但是由於整體歐美世界，因為全球化生產製造的改變，經濟成熟體普遍面臨嚴重的少子化、勞動力不足的現象，相當大程度依賴移民來填補此一空缺。換句話說，當代移民的

⁶ Yves Mény and Yves Surel,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Algrave Macmillan, 2002), p.14.

⁷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pp.2-14.

⁸ Kitschelt, Herbert,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Populism and Party Systems," in Yves Mény and Yves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3), p. 179.

⁹ Betz, Hans-Georg, "Xenophobia, Identity Politics and Exclusionary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Fighting Identities: Race, Religion and Ethno-Nationalism,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K. Biswaz, "Eyes to the Right," *New Internationalist*, 11 June, 2011, p.195.

產生是政治精英解決國家發展的政策作為，然而由於社會融合的工作難以解決族群的衝突，因此民粹風潮興起時，就為極右派的團體找到了對抗外來者的理論依據。

右派民粹主義者採取 **self Vs Other** 的方式，將自己人與外來者區隔開來，即是把身份和共同利益劃成等號，非我族類即不能享受屬於「我們的共同利益」。必須注意的是，右翼民粹主義者與極端分子不能畫上等號，但兩者互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原因在於，當人民觀念越是以民族為中心，對外者的排斥感就越發明顯，而且對民主政治的失望就越高，導致右翼民粹主義容易走向極端主義，採取恐怖攻擊的作法來實現心中自以為是的正義。

從歐美的真實案例來看，反聖戰士的極右派團體可說是跨大西洋的現象，或者是基督教為主的國家，包含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深受到伊斯蘭恐怖份子攻擊的反擊。儘管一開始賓拉登為受的恐怖組織是以美國為對象，然而隨著美國滴水不漏的反恐政策，加上美國穆斯林受到較好的教育與經濟能力，社會融入的能力比歐洲穆斯林好的多，換言之，相較於美國，歐洲更是一個脆弱而容易攻擊的社會。在地理上距離近，歐盟的深根無國界制度，都使恐怖份子容易發動攻擊。藉著濫殺無辜的手段，傳遞“恐懼”，誘發歐美國家的民粹主義與排外的言論與政治投票。

肆、結論

全球化對已開發國家的影響，乃是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收入銳減，這些未能受惠於全球化的群眾，易於將現實生活中的不滿，反應在對政府、移民/外來者，甚至是他國的不滿，而民粹主義所抓住的，就是這股不滿的情緒。容易被民粹煽動的群眾，不只在於經濟

弱勢階層，還有那些感夠受到自己的文化、傳統社會價值觀與身份認同受到外來者挑戰的人，也容易受到民粹語言的誘惑，民粹政客利用廉價俱煽動性的語言，宣稱排外後可以贏回原本的國家文化尊嚴。正因如此，過去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右派極端體由黑轉紅，獲得許多支持，或成為政黨，或成為以暴力手段的恐怖團體。

歐洲的實證經驗表明，反政治和反建制的情緒越來越強烈，人民毫不掩飾的在社群媒體上表達自己的暴力想法，已經證實此一觀點。民粹主義者利用經濟弱勢族群對現狀的憤怒轉為自身合法的聲音。經濟惡化是歐洲對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經濟問題不是移民或是難民造成的，然而伊斯蘭聖戰士不斷發動的恐怖攻擊，卻有效的將責任歸屬於族群與宗教衝突，為右派恐怖主義提供了支撐點。了解這點，重新讓歐洲經濟恢復容景，使得社會經濟落後者也能獲得公平的對待，降低他們對外來者的仇恨，或許是遏止右派恐怖攻擊最好的解方。

